

乐活人生

“恩将仇报”



章忠

昨天晨跑路过一个果园时,远远看到一只麻雀似乎被什么网困住了,正在奋力挣扎。一开始我还以为那是蜘蛛网,心想这么大的麻雀都能被它捆缚住,难道是遇到了蜘蛛精?走近才发现,不是蜘蛛网,是一张破渔网,细如蛛丝的那一种,这只可怜的麻雀一定是没看清才自投罗网的。

我赶忙上前解救它,这只麻雀可能把我当成网捕鸟人了,狠狠啄了我两口。你不是“恩将仇报”吗?算了,我不跟你计较,怪就怪我不懂鸟语,无法跟你沟通解释,现在你自由了。希望你下次不要这么莽撞,擦亮眼睛,远离是非之地。

我把它抛向空中,它转眼就消失在蓝天里,转身我又把那张网扯掉才放心离开了。

“晚报
朋友圈”把您的精彩微信
分享给更多读者

本版投稿方式:

邮箱 jhwbpyq@163.com 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,同时附上微信名和头像图片。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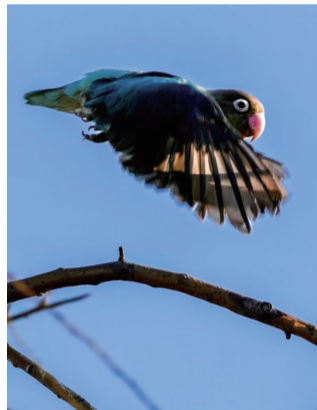
行行摄摄

牡丹鹦鹉



葛锦平

真开心,我与几位老师一道在市区拍到飞版牡丹鹦鹉啦!该鸟在2016年被列入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》,羽色丰富美丽,体长仅15厘米左右,特别可爱!



偶遇蜂鸟蛾



梅方明

这几天天气不错,花团锦簇,芳香引来蜜蜂、蝴蝶在花丛中飞舞采蜜,其中竟然有平时少见的“四不像”蜂鸟蛾。

蜂鸟和蜂鸟蛾,许多摄友容易把两者搞混淆。虽然只是一字之差,但它们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。其实,在我国能见到蜂鸟的机遇很少。蜂鸟蛾有蜂鸟不具备的一对触角和一个灵动的喙管,其他习性以及飞行速度与蜂鸟类似。蜂鸟蛾在昆虫界里被称作是“四不像”,因为它像蝴蝶一样,有着长长的喙管,尖端膨大的触角。翅面暗灰褐色,前翅有黑色纵纹,后翅橙黄色。它是蛾类,飞得比蝴蝶快,它像蜜蜂一样采蜜,却又不酿蜜。

拍摄蜂鸟蛾要碰运气,还得眼疾手快,因为它的飞行速度极快,吸食花蜜悬停的时间只有短短几秒,理想的拍摄状态稍纵即逝。我屏住呼吸,快速连拍,终于留下了蜂鸟蛾的画面。



独墅湖畔

宁静、丰富、澄澈。秋日的午后,被这样的画面吸引:景色落入画布,画家融入画面。轻轻的我走来,一

杯下午茶,一曲理查德·克莱德曼《秋日的私语》,赏心如此,夫复何求?——拍于苏州独墅湖畔。



超开心

旧书里的好时光



大江西来

宅家整理图书,翻出几十本很薄且价位低的书。那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买的。彼时我每月工资30多元,未免囊中羞涩,买书时犹豫得很,但总算买了一些。简介4本:

《李时珍》,1978年少儿出版社出版,0.16元。该书以文学传记的体裁,展现了李时珍的精彩人生。此书插图也不错。

《陕北革命民歌选集》,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年版,105页乐谱,0.27元。它让我知晓,著名歌曲“东方红”采集地在陕西佳县,词作者为李有源。后来的歌曲集,大多未注李有源,不知何故。

《贝多芬传》,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年版,0.39元。这本五万五千字的传记,由法国作家罗曼·罗兰著、傅雷译,伟大的贝多芬令人钦佩,我每次读每次感动。

《木兰辞》,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,0.18



元,木兰辞全文仅392个字,该书却有30页的插图(王仲清绘),好辞美图,赏心悦目。

那些年的摘抄本



丁维香

整理家中积年的书报、手稿,翻出来十几本厚厚的笔记本,这些笔记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“摘抄本”。大概,每一个曾经的文学青年,都有这样的摘抄本。

名人名言、优美词句、好的文章甚至整本书,怀着

虔诚的心情,一笔一划、工工整整抄写下来。多少个白天和夜晚,埋头抄写着这些句章,拼命吸收文学的营养。沉浸其中,仿佛周遭的一切都隐遁,唯有文学的世界繁花盛开、异香扑鼻。那个时候的物质生活是清苦的,然而有好书相伴,万事足矣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书还在读,但几乎不再手写摘抄了。有时候真的

很怀念那些安安静静、沉下心来书写年代,不动笔墨不读书,真的是很好的习惯。

这些摘抄本我会一直珍藏着。它们是我学习过程中采撷的一朵朵知识的浪花,虽已时过境迁,但依然芳香迷人;它们是我热爱文学的初心,庆幸的是我始终不曾辜负。虽已霜染双鬓,但骨子里还是那个少年!